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李公案 第三十三回 陸大榮獄底遇冤魂 許國楨堂前供伏盜

卻說李公叫眾人各具甘結，乘此吉期，著黃祖永就借杜家現成花燭完姻。這也是極便宜的事了，誰知卻是他父親一輩子吃虧換來的，也幸他母親能守窮困，不貪小利，方有這一番意外的成全。倘遇見眼孔小的人，眼見兩套燒餅果子換一個瑪瑙煙壺，這便宜事哪肯出門？就是李公有心成全，也是沒法了。所以古聖賢說得好，叫「貪小利則大事不成」。即此一端可見。閒話少敘，言歸正傳。李公判完了這件事，心中□分安慰，既不負泉下人夢中告狀，就是這一番辛苦，也算不冤了。便叫俞升取一百二□八個錢還了店賬，格外又賞了四百文酒錢。吩咐打道回衙。那地保照著李公交派的話，替黃祖永幫著料理。一段姻緣，散而復聚，不但黃家一面的人無不感激，合街的眾人，個個贊歎傳揚。不必細表。

李公回到衙門，張榮上來請安稟道：「訪問得許國楨平日不務正業，所結交的都是些短衣闊褲子，不三不四的人。今兒傳他舅舅的原差回來稟復，說因知他外甥平日荒唐，果然作案，恐拖累了他，已於三日前避往山東去了。又探聽得李家砦劫人的案，倒是真的。已將該處地保邵永太傳到，聽老爺發落。」

李公道：「知道了。你歇息去罷。」張榮退下。李公看天色已晚，且待明日升堂。用過晚飯，正要安息，忽見管監獄的家人王喜拿了一張柬帖，報的是陸大榮於本日申刻在監內病故的緣由。李公道：「並沒有病呈，怎麼死得這樣快？傳官醫診視過沒有？」王喜道：「說也奇怪，昨兒晚上收封的時候還好好的。到半夜裡，牢頭叫打更的知會小的說：『陸大榮不濟了。』小的夢中驚醒，連忙稟請捕廳黃老爺進監看視，見他兩個眼珠只望上翻，口中吐白沫。黃老爺說是中邪，急命拿姜湯和正氣丸灌他，咽了兩口，忽然把眼一睜，口中說道：『陸大榮，你這喪盡天良的畜生，我還饒你嗎？』一面說，一面兩隻手不住地打自己的巴掌。黃老爺問道：『你是誰？與陸大榮什麼仇？』他說：『我就是陸進財。』黃老爺說：『你的案已蒙本縣李大老爺替你昭雪，業經申詳上憲，將陸大榮照律定罪。你還有何冤枉？監獄重地，豈可滋擾？陰陽一理，你宜速退，不可逗留。』陸大榮聽了黃老爺這一套話，爬在蓆子上磕了個頭說：『蒙本縣的明斷，保全小的家當。哪知道這畜生惡心不死，前幾天因小的妻子有病服藥，他囑咐家裡，買通醫生，下藥墮胎。幸而小的從旁保護，將藥碗傾潑，方得沒事，差一點兒把小的一線血脈斬了。因此控訴城隍司，准小的報怨。小的費了多少錢鈔，方能進這幾重門戶，到此地方，豈肯空回。』黃老爺道：『有仇報仇，情所難禁。但陸大榮罪名已定，你何必定要他死在監裡，不讓他明正典刑？』陸大榮道：『陰曹還有案，須他對質。』說罷，用手在他自己心口亂拍。便鮮血直流，從口噴出。黃老爺命將他移在外間，即刻傳官醫診視。到天明，醫生來診，說已經沒有脈了。當即傳其家屬親丁到獄，叫他補了病呈，故亂了一天，到中刻方才氣絕。」李公聽說，倒不禁毛髮悚然，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，歎道：「到處都有鬼神，哪可胡行一步。」說罷，叫俞升傳該房辦稿，移請鄰封青縣金大老爺相驗。一面命將獄中打掃潔淨，暫且按下不提。

且說張寡婦因女兒被拐，久無下落，時時的在他學生房裡打聽。這一天又遞呈催審，卻好李公正坐早堂，傳李家砦地保邵永太問話。張寡婦呈遞催審，李公便命他跪在一旁聽審。李公問道：「地方匪徒，膽敢成群結黨，搶劫幼女，你做地保的知情不報，是何道理？」

邵永太道：「大老爺明鑒。九月二□八這一天，太陽將落的時候，許先生同了一幫人跟著車到砦上。大家忽然口角，跟著動手毆打。小的還上前勸解，見許先生被一人揪住，小的上前分開，那幾位就趕著車去了。小的也不知車裡坐的是誰。因他們本是一幫，偶然相爭，並非搶劫，所以沒有報案。」

李公道：「你這話真麼？」邵永太道：「小的當差二□多年，從沒敢說謊。」李公喝令暫退，叫傳許國楨到案。李公將驚堂木一拍，喝道：「你一年輕學生，不知安分讀書，乃勾結匪人，通同將你師妹搶去，還敢在本縣前支吾。本縣尚念你是斯文中人，留你的體面。不想你竟是個敗類。今本縣已經將你平日的作為查訪明白，你老實供來，到底你師妹現在哪裡？免得動刑。」許國楨聽說出他根底，又知已問過李家砦地保，料想再瞞不過，只得從實說道：「老父台聽稟，童生……」李公不等他說完，拍案大喝道：「無恥的奴才，還敢稱童生。你便是個秀才，今兒也不中用了。」許國楨連忙改口道：「小的該死。因師妹送殯的這天，被沙家弟兄瞧見，向小的商量，叫把師妹誘出，答應送小的紋銀一千兩，小的不該財迷。可巧師妹有病，師母叫小的送他回家。不想沙家弟兄約了許多人在半道迎來，小的向他要錢，他不但不給，反把小的痛打。」

李公道：「沙家弟兄是什麼人？住在哪裡？作什麼行業？」

許國楨道：「大的名叫沙金，外號叫大頭鬼。二的名沙方，外號叫秃尾狼。」李公道：「聽這名號，必非善良之輩了。現在這些人在哪裡？」許國楨道：「他們原是灶戶。因連年官鹽不通，他們就在運河的上下、西河一帶，往來販私。近來人多勢眾，又置起海船，走山東、遼陽，做海面的買賣。」李公道：「你一個書房的學生，怎與他們認識？」許國楨道：「起先在陸監生家賭錢識面，後來跟他弟兄們學拳，因此相熟。」李公道：「好個安分的學生！你知他們常寓在哪裡？有家眷沒有？」許國楨道：「大頭鬼有個老婆。平常販私，往來沒有一定。現在將要封河，他們常在城裡城外玩耍。裝鹽起卸，都在城南大淤灘一帶。」李公道：「你知他們城裡與誰相好？同黨的還有多少人？」許國楨道：「有個姓施的，叫馬販子。姓董的叫土回回，常在一起，餘的都不知。」李公道：「你知你師妹被搶後藏在什麼地方？」許國楨道：「聽說在城隍廟後錢家大院。」

李公聽許國楨口供，心中便有了主意。便將公案一拍，說道：「你這不良的畜生，將你師妹拐逃，還在本縣前胡說這些無蹤影沒對證的話。本縣一切不管，就問你要人，限你五天將你師妹找回。」就派了壯頭王信押帶他下去尋覓。吩咐張王氏暫且回家靜候。發落已畢，掩門退堂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沙氏弟兄本是個無所不為的光蛋，因聚集了許多亡命，連販私帶斷路，遇這兵荒馬亂的時候，地方官但求遮掩粉飾得過，只要城池沒有失守，哪怕四鄉焚殺搶掠，也不與他相干。上司雖然知道，無奈失事的地方太多了，不勝查究，只得迴護自己失察的處分，保全祿位。明曉得百姓遭殃，也只好無可如何，付之一歎罷了。所以大頭鬼這幫人橫行無忌，□分得意，囊中著實的寬裕，在邯鄲驛劫了個串店的粉頭弄回了靜海，兄弟兩個公用取樂。那一天又得了張招妹，彷彿獲著至寶一般，弟兄倆歡天喜地，悄悄地拉進了城。到得家裡，不想把那粉頭的醋罈子打破了，一見張招妹，就把他鎖在裡套間，把沙金、沙方臭罵一頓，又每人打了二□棒槌，方才完事。從此休想見張招妹的面了，弟兄倆算空歡喜一場。所以張招妹雖受些驚嚇，倒保全了清白。

這一天弟兄倆要想法兒替粉頭消氣，叫了兩個瞎子說書。又請了一班八角鼓，預備了大魚、大肉、大壇酒，約了馬販子施鍾，土回回董二，賽黃英陸矮子一班狐群狗黨，在錢家大院開懷暢樂。吃了一陣酒，說明了原委，大眾就請粉頭出來，替他兄弟倆說情。粉頭道：「看眾位的面子，再讓我一人打二□棒槌，替眾位下酒罷。」陸矮子連忙上前請了個安，又作一個揖，說道：「大嫂子，看矮子的金面，饒了他倆罷。」粉頭道：「就是罷，饒了打，饒不了跪。叫這倆王八羔子一人頂一大碗酒，給我跪在門檻上，要動一動，就是一棒槌。」馬販子、土回回也上前說道：「大嫂子算了罷。」粉頭道：「你眾位不知，要這一次不做個樣兒，下回連觀音庵的龍女都弄來了，還有我的份兒嗎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斟了一碗酒，光叫大頭鬼跪著頂在頭上。秃尾狼不等他動手，也照樣頂了一碗酒，直挺挺的跪了，一邊一個。粉頭方站起身，拿了壺給大眾斟酒。

正在興高采烈的時候，忽然進來兩個人，挑著兩對捧盒。

後邊跟著一個人，像是個送禮的光景。二人走上台階，將捧盒放下，抽出扁擔，就照著沙氏弟兄一人一扁擔，出其不意，連人帶酒都打翻在地。後面跟的那人在捧盒內提出一對銅錘，直奔上堂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馬販子看風色不對，從斜刺裡走出院中，縱身上房。土回回見銅錘來得猛，無可抵擋，將身往桌下一蹲，把桌子順手提起，做個擋箭牌。一桌酒菜一飛落地，可巧陸矮子往前

想走，一腳踩在燴三鮮的海參上，滑躑一交，跌個仰面朝天，被拿銅錘的一手擒住。土回回趁這空兒鑽出桌子，也翻身上房去了。兩個人放下扁擔，就拿出繩索，把沙氏弟兄捆了。那粉頭嚇傻了，手裡還拿著酒壺，兩隻腳像釘住一般，莫移得動寸步。口中只喊：「八角鼓大爺，快救人呀！」

不想那八角鼓子弟早一溜煙跑個乾淨，就剩兩個瞎子，抱住了弦子、鼓板，蹲在牆角裡發哼。這就叫：無巧不成書，不打不相識。

可憐沙氏弟兄一番高興熱鬧，竟打得個落花流水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